

讀孟子劄記

閻錫山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



按史記或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曰親受業於子思未知孰是顧余反覆七篇之旨則無一不出於曾子所傳之大學何也聖人既沒其遺書以教天下後世而全體大用之靡弗詳備者無如大學一編孟子奉遺書以自淑凡聖人單辭片語固無不珍如拱璧而明體達用以上接一貫之傳定以是書爲根柢今讀七篇之文離奇變化而大綱不外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卽大學之明德也知言者格致之驗養氣者誠正脩之功皆明之之事也溯厥生平抑何心源之印合與大學新道民之以恕與絜矩爲本孟子告梁惠齊宣滕文諸君明義利辨王霸而大旨歸於同民恕也絜矩也憂樂之與同也一而已矣雖然不但此也道之所貴者中中卽至善之理而孟子譬以射之巧稱之權更嚴其似之亂豈非以至善所在有不可絲毫假易者邪說者又謂孟子性善之說本於中庸今讀後二篇闡發精微極似中庸藏密之旨要

之七篇中本心性之大綱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其爲根柢大學無疑也
余自辛亥丁內艱歸里間與一二從遊之士發明其說楚署公餘重加研
索約前後劄記得若干條極知蠡測有限然沈酣還復期於稍有心得其
先儒已有成說者余固無容贅及云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正月蒲坂崔
紀謹識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琴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綱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亮 亮裁

常乃惠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彦光

顧問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讀孟子劄記

山右叢書初編

蒲坂崔紀著

孟子七篇言心最詳蓋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言心其原出於大學明明德

孟子言心前五篇先說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操存工夫

擴而充之則四海可保操而存之則一私不雜此卽大學正心工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於好惻隱之心是也義主於惡羞惡之心是也孟子七篇以仁義爲根柢卽大學十傳以好惡爲樞紐之謂

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

孟子言王道大指只要同民所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無有不同卽大學恕與絜矩之理

大學治平兩傳言教言養皆以仁爲本孟子告諸侯亦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

彙集告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諸章爲一冊可作孟子奏疏讀其私論而未經入告者可作奏疏擬稿讀言言皆二帝三王之道也

孟子前五篇廣大後二篇精微

讀孟子書觀其放膽處卽須味其小心處彼是仁者之勇與悻悻自好者不同觀不見諸侯等章可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之義卽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理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卽外本內末悖入悖出之意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卽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一節之意但理同而文異耳

大夫士庶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是卽所謂遺親後君也始於遺後卒於

弑奪

只看仁義君親四字孟子學術治術之正大爲何如

仁義者天性之綱智所以知斯二者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信所以實斯二者而已君親者人倫之本妻子之合兄弟之翕統於父母之順朋友之責善統於君臣之義而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性也故仁則不遺其親義則不後其君

君親者人道之大經卽立國之根本也

國所與立君親而已一言利而弑奪之禍滋則國危一行仁義而不遺不後之化成則國利矣孟子所言句句與利國一問相對理極闊大意極綿密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偕樂獨樂卽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乃恕與絜矩之道也後面與齊宣王論鼓樂田獵苑囿宮室好勇好貨好色諸章亦是此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一節其理甚精妙大凡國家井田未及制學校未及設亦便有使民悅而願耕於野使士悅而願立其朝之道如此節所言即可得民心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即可得士心

通下章觀之王者之教養極於至纖至悉而不敢少有疎略者皆所以盡其爲民父母之心也父母之心何心曰仁而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庖有肥肉節乃公明儀之言而孟子引之以明上章所言梁政之虐也

上章以政言此章以心言有不忍人之心然後能行不忍人之政曰爲民父母所以發其不忍人之心也與大學治平兩傳先言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同意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仁也

齊宣王問曰章

孟子見梁惠先明義利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道事君者如此孟子告梁惠先言不忍人之政及王願安承教而後動其不忍人之心告齊宣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及王願明以教我而後告以不忍人之政語有先後意無異同後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詳言心所以爲行政之本離婁之明章詳言政所以爲推心之方卽此篇告梁惠齊宣之意也

此章約言之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前半所以發王不忍人之心後半所以教王行不忍人之政也細分之則有四段是心足以王矣以下欲王察識是心有復於王者以下欲王擴充是心王曰否吾何快於是以下極言大欲之難求所以遏其欲爲桓文之心也王曰吾惛以下極言恆產之當制所以詳保民之實政也

保民而王王以仁也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意

王不忍穀鯨之牛乃乍見之心無所安排天機自然流露此之謂本心此之謂良心

不忍之心隨感而發固非依親民物之序而出但擴充之道則必循親民物之序而進試觀仁民愛物自不孝不弟者行之便有虛矯迫切氣象自孝弟者行之便有肫誠悠久氣象此及人之老幼所以必先老吾老幼吾幼也舉百鈞之力勇也察秋毫之明智也擴充不忍之仁則必智以始之勇以終之孟子以此取譬便有教以察識擴充之意

老老幼幼卽大學治平傳老老恤孤之說保妻子保四海卽中庸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說

堯舜曰執中孔子曰不踰矩曾子曰絜矩孟子曰權輕重度長短皆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章內兩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前一詰意注爲不用恩上後一詰意注危士臣上

此章發明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察識擴充之功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讀者詳之

莊暴見孟子五章

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今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其爲無道固已極矣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言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不力斥其非而曲導以同民者豈阿其所好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

豈小人伺察人主之意迎合趨湊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宣王好田獵爲四十里之囿於郊關之內又特下禁令曰殺其麋鹿者以殺人之罪罪之虐政如此民豈有不怨其囿之大者此當日之實事實情也王見孟子而知慚欲借文囿以自解發問之意全在民猶以爲大一語孟子以爲阱實陳其虐而以同民開導其仁格君心之非以救民其意可謂痛切矣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仁者所以能事小知者所以能事大只爲能懲小忿何謂小忿卽下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是也仁者能懲此小忿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能懲此小忿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之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

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

天字正與小忿相對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蓋交鄰者以玉帛相結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咸得免於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

字小事大亦從安民起見仁非養亂智非苟安

勇從仁智中發出故大蓋大勇之安天下卽仁字小智事大後一截事其理已具於保天下保其國中矣

引詩重在篤周祜對天下二句引書重在天降下民五句此文武之勇所以大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不得三字必有所指此民之憂也觀下文引景公興發補不足之事可見初請發棠其謂此與

饑者弗食八句職三韻尤二韻竟是古歌謠與夏諺六句一憂一樂恰好相對

孟子謂齊宣王曰章

此章言進賢退不肖皆當與民同好惡其理本於大學觀末節集註可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大君者將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者也賊仁賊義失其所以君人之道則人不以爲君矣故謂之一夫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所學所行卽大學之道也語其綱不外仁義

鄒與魯閔章

凶年饑歲與閔對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出爾反爾禍機凜然凡爲有司者盍三復此章